

回忆 苏格拉底

〔古希腊〕色诺芬
郑伟威 译 著

色诺芬为老师苏格拉底
写下的回忆录

回忆 苏格拉底

〔古希腊〕色诺芬

郑伟威

译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忆苏格拉底/(古希腊)色诺芬著;郑伟威译. —福州:
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5550-1516-1

I. ①回… II. ①色…②郑… III. ①苏格拉底(Soc-
rates 前 469—前 399)x 哲学思想—盲文 IV. ①B502. 2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15562 号

回忆苏格拉底

[古希腊] 色诺芬 著 郑伟威 译

责任编辑 陈 婧

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厂 址 天津市宝坻区新开口镇产业功能区天通路南侧 21 号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字 数 130 千字

印 张 6.375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1516-1

定 价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第一卷

第一章 / 3

第二章 / 9

第三章 / 24

第四章 / 29

第五章 / 35

第六章 / 37

第一卷

第一章 / 3

第二章 / 9

第三章 / 24

第四章 / 29

第五章 / 35

第六章 / 37

第七章 / 41

第二卷

第一章 / 45

第二章 / 55

第三章 / 59

第四章 / 63

目录

第一章 / 3

第二章 / 9

第三章 / 24

第四章 / 29

第五章 / 35

第三卷

第一章 / 67

第二章 / 73

第三章 / 79

第四章 / 85

第五章 / 91

第六章 / 97

第七章 / 103

第八章 / 109

第九章 / 115

第十章 / 121

第十一章 / 127

第十二章 / 133

第十三章 / 139

第十四章 / 145

第五章 / 65

第六章 / 67

第七章 / 77

第八章 / 82

第九章 / 84

第十章 / 87

第三卷

第一章 / 91

第二章 / 95

第三章 / 97

第四章 / 101

第五章 / 105

第六章 / 111

第七章 / 116

第八章 / 119

第九章 / 122

第十章 / 127

第十一章 / 132

第十二章 / 137

第十三章 / 140

第十四章 / 143

第四卷

第一章 / 149

第二章 / 152

第三章 / 165

第四章 / 171

第五章 / 179

第六章 / 183

第七章 / 189

第八章 / 192

第一卷

第一卷

任何事物都應該有其應有的位置，這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。然而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卻常常看到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情。這些事情雖然只是小事，但如果不加以重視，久而久之，就會積少成多，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從小事做起，從細節入手，才能實現真正的進步。

首先，我們應該注重個人的修養。一個人的修養不僅體現在他的言談舉止上，更體現在他的行為舉止上。只有當每個人都能自覺地遵守社會公德，尊重他人，才能營造出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。其次，我們應該加強對社會的監督。只有當每個人都能對社會的公權機構進行有效的監督，才能防止公權的濫用，確保社會的公平正義。最後，我們應該加強對法律的宣傳。只有當每個人都能了解法律，尊重法律，才能讓法律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情。這些事情雖然只是小事，但如果不加以重視，久而久之，就會積少成多，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從小事做起，從細節入手，才能實現真正的進步。

第一章

让我常感到困惑的是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检察官所使用的辩词，他们究竟怎样成功说服雅典人，让他们认定苏格拉底应该被城邦判处死刑。起诉书的大意如下：“苏格拉底的罪包括：蔑视城邦所尊敬的诸神，引进其他新神；腐化青年。”

首先，对于第一个指控，说他“蔑视城邦所尊敬的诸神”，他们有些什么论据呢？众人有目共睹的情况是，他常常在家中献祭，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；显然，人们都知道，他也从事占卜。苏格拉底经常说“神明指教了我”，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。

在我看来，指控他的罪行主要就是引进了新神。然而，相较于从事占卜的人，那些借由征候、声音、异兆和祭祀等方

式预知外物的人，他并没有引进过什么更新的神。对这些人来说，异鸟或那些遇到它们的人本身并不知道哪些事对询问征兆的人有利，他们知道的是，神明以此为媒介，显示出那些预示吉凶的事；苏格拉底的观念也是如此。

然而，大多数人都声称，他们做或不做某一件事物，是因为异鸟或遇到它们的人给他们的启示，但苏格拉底不这样说，他会完全将心里的想法说出来，说是神明直接给了他预示。相应地，他也会鼓励他的门徒去做某些事情，或者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要小心谨慎；那些按照他的指点去做的人都获得了好处，而不理会他指示的人都会后悔。苏格拉底不愿在他的朋友面前表现自己是个愚人或是自夸者，这个谁能不赞同呢？如果他确定地说，自己受到了神所赐予的启示，之后却被证明是个骗子，他就会显得既是愚人又是自夸者了，苏格拉底肯定考虑过这个后果。所以，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话会被证实，他肯定就不会预先说出来了。对于这种预测的事，除了信赖神明，还能信赖谁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一个信赖神的人，怎么还会以为没有神呢？

此外，他对自己的朋友，也按照类似的原则行事，他会劝告朋友，告诉他们他所认为最有利的办法，让他们照着这个办法去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；至于那些结果无法确定的事，他就建议他们去占卜，以决定该不该做。他也说，那些想治理好家庭或城邦的人都需要占卜；至于那些人，想要在建筑、金工、农艺或人事管理工作上有所擅长，或想成为一个鉴别家，或者精于推理，等等，这一类事情，他认为都是属于知识的问题，

是由自己的判断来做选择的。但他认为，这一类事情的关键，神明都为自己保留着，人们是无法察觉到的。因此，不是所有把田地耕作得很好的人都一定能收获果实，也不是所有把房屋盖得很好的人都一定能住在其中；善于指挥的人当起将领来未必就对他本人有利；有政治才能的人当国家的领袖，对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好事；娶美貌的妻子、期望获得幸福的人，或许反而会因为她而招来祸患；趋炎附势、攀附权贵的人或许会被流放。他觉得那些认为这些事并不遂神的旨意，而凭人类的智力自己决定的人是疯子。他也把那些对于神明已经赋予人类运用智慧就可以知道的事情，还要求助于占卜的人称为疯子。例如，一个人问：是雇用一个人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，还是用一个人不知道怎样赶车的人做车夫好呢？用一个人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，还是用一个人不知道怎样驶船的人去管船好呢？或者，那些明明可以通过计算、测量、权衡弄清楚的事还要去求问神。苏格拉底认为，这一类事还要问神占卜的人就是犯了对神不虔诚的罪。他说，神明让人类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事情，我们就应该学习；同时，那些对人类隐晦的事情，才可以试图通过占卜的方法求神明指示，因为神明总是会把事情向他所宠眷的人指明的。

除此之外，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毫不隐瞒。他常出现在公共场所。早晨去那里散步、锻炼；市场上人多的时候，也总可以看到他；其他时候，只要是人多的地方，他多半也会在那里；只要有可能，他就会发表演讲，让那些想听的人都可以听到。但从来没有人看见苏格拉底做过什么对神不敬的事，

或者说什么亵渎神明的话；因为他不像其他大多数哲学家那样，去思索万事万物的本质，推想智者们所称的“宇宙”，猜测每个天体是通过什么规律形成的。相反，他认为那些费尽脑子思考这类问题的人是愚妄的。他从一开始就会问这些人，他们是否认为对于人类的各种知识已经足够了解，因而就进一步研究这一类的问题，还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忽略人类事务而研究天上的事情。他还感到惊异的是，他们竟不能看出，人类是不可能看透这些玄妙之事的，因为即使对这些事很有研究的人，他们的讨论也会意见不合，彼此之间如痴如狂地互相争执着。因为对于这些疯狂的人来说，有些人对于应当惧怕的事毫不惧怕，另一些人则会惧怕那些不应当惧怕的事情；有些人在公众面前无论做什么、说什么都不觉得羞耻，另一些人则以为自己到人群中去都是不对的；有些人对于庙宇、祭坛或任何与信仰有关的东西都毫不尊重，另一些人则敬拜石头、木头或野兽；因此，在那些思索宇宙本质的人中，有些人以为万物的存在是一个整体，另一些人则认为存在着无数的世界；有些人认为一切都是永远运动的，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动的；有些人认为万物生生不息，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在创生或毁灭。

关于这些哲学家，他还会问：“这些哲学家，是不是像那些学会了人类技艺的人那样，认为自己能够适用这些技艺，来取悦自己或其他人？如果这种说法正确，那么这些致力于参透神明旨意的哲学家，当他们了解了世间万物运行的因果规律后，是否也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，制造风雨、变幻四季

呢？还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期待，仅仅知道这些事物是如何发生的，就可以满足他们了呢？”

这些是他对那些忙于思辨的哲学家的看法；他本人则总是喜欢讨论与人类福祉有关的话题，他会考究何为虔诚，何为冒犯；何为高尚，何为卑劣；何为节制，何为奢侈；何为坚忍，何为懦弱；何为国家，何为政客的风度；何为统治人民的政府，何为善于统治人民的人所应当具有的品质；等等。他认为，这些知识使得人们具有价值，受人尊重，而忽略这些问题的人，并不比奴隶强多少。

因此，苏格拉底在很多观点上，都没有明确表示过他的意见是什么，也无怪乎，那些法官对他做出了错误的审判。但是，奇怪的是，他们竟然一点也没有去考虑那些众人皆知的事实。当苏格拉底是一名议会成员的时候，他曾经宣誓就职，在誓词里，他声明他会“依法进行表决”。在他担任人民大会主席期间，当民众要求他违法表决，处死塞拉苏洛斯、艾拉西尼底斯和他们的同事时，尽管群众向他发泄怒火，许多有权势的人甚至威胁他，要他付诸表决，他还是拒绝了。因为，他认为遵守誓词要比付出正义的代价去满足群众的要求，也比在别人的威胁之下委曲求全来得更为重要。他也认为，神明对待人们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，以为神明只知道一部分事，忽略了另一些事；他相信神明知道一切事，无论是说的、做的，或在静默中所想念的。神明是无所不在的，并且把一切有关于人的事向人指明。

因此，我很奇怪，雅典人怎么会被说服，认为苏格拉底关

于神的见解是不正统的。他一次都没有说过对神不敬仰的话，或者做过对神不虔诚的事；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出于对神的尊重，任何一个人，如果像他这样做，都会被看成是特别信奉神明的人。

第二章

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竟然有人会相信“苏格拉底腐化了年轻人”。在上一章中，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优点，除此之外，苏格拉底不但是一个极能控制激情和欲望的人，而且也是一个相当能忍受冷、热和各种折磨的人；此外，他还极其勤俭节约，只满足自己适度的需求，所以，虽然所得很少，但他能轻松地应付个人所需。

既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反倒会让别人变得不虔诚、违法、奢侈、不节制，或者经不得劳作吗？与事实相反的是，他让许多人不再这么做，并且引领他们去追求美德，鼓励他们相信，如果自己能够谨言慎行，就能够成为受人尊重和有价值的人。虽然他本人并没有作为此类问题的教师，专门去从事这样

的教化事业，但由于他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，所以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希望可以追随他，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

他向来重视身体健康，不认同那些忽视身体健康的人。他认为人吃得过饱，或者劳动过度都是不好的，人应该进行适度的劳作，把摄入的食物消化掉；这样的行为习惯是健康的，对于内心的修炼也无阻碍。

他从不奢侈浪费或者虚荣浮夸，这在他的衣服、鞋或其他生活习惯方面都有所体现。与他在一起的人，他不会让他们贪恋钱财，反而要求他们在其他欲望方面也要有所节制。他从不向那些想听他讲学的人索要报酬。他认为，拒绝报酬可以让他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的思想，那些从讲学中索取报酬的人让自己沦为奴隶，因为他们有义务和任何给予其报酬的人讨论想法。令他同样感到不解的是，那些教化德行的人认为讲学是一件理应换取报酬的事，却不觉得认识了一位忠贞的朋友才是最大的受益，他们竟然担心自己的学生成为受人尊敬、有价值的人后将不会对曾经的恩人心怀最大的感恩之情。苏格拉底确实没有向别人表明自己的想法，但他坚信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，都会接受他的信条，都会成为他忠实的朋友，也会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。

这样一个品格高尚的人，怎么会“腐化青年”呢？除非，培养德行即是腐化他人的行为。他的指控者会说：“但是，显而易见的是，苏格拉底使得他的交往者们蔑视法律，认为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国家领袖是愚蠢的；他认为，不仅是国家领袖的选举，即使是舵手、建造师或笛子演奏者，也没有人想要通过

抽签的方式去择取，尽管这些人所能够犯下的错误，远不及国家事务管理者所能造成的谬误危害大。因此，这样的唆使，让青年对于政府形式心生不满，还出现了暴力的行为。”

当前在我看来，那些运用智慧的青年，相信为了民众的利益可以对他们进行引导，是最不可能使用暴力的人，因为他们意识到，暴力只会让危险增加，让敌人增多，更好的方式，应该是善意的说服，这样，不冒险也能获得同样的结果。那些受到强迫的人，会把我们当作仇人，就好像我们掠夺了他们一样；那些得到说服的人，会把我们当作恩人，就好像获得了我们的恩惠一样。所以，懂得使用智慧的人，是不会实施暴力的，会这么做的人，是那些只有蛮力而不会凭借智慧去思考判断的人。此外，那些冒险使用暴力的人，一定会有同党，而那些擅长说服的人，则不需要什么人的协助，他只要一个人就可以获得胜利。善于说服的人也最不可能将人处死，因为既然能够成功地说服他人，并发挥这些人的作用，那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

指控者们又会说：“但是，克里提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底斯，他们两位和苏格拉底有过交往，都给国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邪恶；克里提亚斯是寡头政治成员中最贪得无厌、最残暴的人，而阿尔西比亚底斯则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最放纵、最傲慢、最暴力的人。”

我也不能为这两个人给国家带来的邪恶罪行辩护什么；但是，对于他们和苏格拉底的交往，我则要说明事实的真相。这两个人其实在本性上就是所有雅典人中最具野心的人，他们